

阿富汗政變之分析

石樂三

一 前言

位於蘇俄、巴基斯坦、伊朗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阿富汗，突於四月廿七日發生流血軍事政變，一舉推翻了達烏德政權；達烏德總統（Mohammad Daoud）及其眷屬三十餘人同遭叛軍殺害，其慘狀為阿富汗歷史中所罕見。

這次政變是由兩名中級軍官所發動，其中一名是空軍副司令卡迪爾（Lt. Colonel Abdul Gadir），另一名是裝甲兵團司令阿斯拉姆少校（Major Mohammad Aslam），他們都是接受過蘇俄的軍事訓練，而且傾向於莫斯科路線。

歷時約廿四小時叛變成功之後，隨即組成一個所謂最高「軍事革命委員會」，宣布廢除前達烏德政府一九七六年所公布的憲法。同時將國號改為「阿富汗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an State of Afghanistan）。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出任新政府總統，內閣總理及革命委員會主席三要職；卡默爾（Babrak Karmal）被任命為副總統及內閣副總理。這兩位領袖同屬「民主平民黨」（Democratic Khalq Party）的首腦人物，被西方觀察家視為走共產主義路線；但塔拉基却否認這種看法，並強調他是民族主義者。

該黨原由兩個黨派所組成，一是由塔拉基領導的平民黨（Khalq Party or the Masses Party），另是由卡默爾領導的旗幟黨（Parcham Party or Flag Party）。旗幟黨在未合併前曾支持達烏德攫取阿富汗王權，平民黨則持反對立場但於一九七六年新憲法公布後兩者即被禁止活動。

阿富汗新內閣中，除領導政變有功的兩名陸空軍官分任交通及國防部長之外，約有廿名閣員屬於親俄派民主平民黨的核心幹部，其餘閣員則分由智識青年及勞工分子充任。

最高革命委員會宣布，阿富汗新政府將遵循符合「伊斯蘭教精神及民主進步」的路線，並將採取「不結盟」政策。塔拉基新總統告訴記者說：「我們將與美國繼續維持友好關係」，阿富汗與其他各國關係，將以其對新政權的支持程度為基礎。塔拉基又在一次向阿富汗全國廣播演說中指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在謀求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關係，尤其蘇俄一向是阿富汗的「偉大鄰邦」，兩國仍將維持最為友好的關係；同時他也希望與其他鄰邦，包括伊朗、巴基斯坦、中共、印度等和平共存；在國際方面，他支持第

三世界所有抗拒新舊殖民主義的自由運動，特別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運動。

政變成功之後，蘇俄首先承認阿富汗新政權；跟着，保加利亞、印度、外蒙、捷克、古巴、伊朗等國紛紛予以承認；稍後英美兩國也隨之承認。

對於阿富汗的軍事政變，莫斯科方面認為，純粹出自其人民的意願，而非受任何外來勢力的影響。美國國務卿范錫表示，若謂阿富汗是共黨政權，這項判斷仍然過早。伊朗的阿富汗問題專家相信，如果阿富汗的新領袖們持續其政變成功以來的作風，則一個馬克斯主義的阿富汗可能成為另一個高棉，因為阿富汗及高棉的國家與社會發展，以及兩國分別在喀布爾及金邊取得權力及實行統治的各種情形，都有很相類似的地方。西方觀察家認為，阿富汗政變所帶來的濃厚親俄色彩，可能對巴基斯坦與伊朗構成威脅，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存有邊境領土及種族的爭執，塔拉基新政權可能使這種爭執愈形惡化；伊朗與阿富汗相毗連，兩國邊境也存有種族分離主義的紛爭，伊朗深恐阿富汗新政權或將假藉蘇俄的勢力，擴大種族分離運動，而使伊朗的安全遭受威脅。

本文擬就阿富汗的歷史背景、政治情勢、政變導因，以及政變的影響與展望，加以分析。

二 歷史背景

阿富汗在東方是個古老國家。著名的波斯大留士王朝（Darius Kingdom）曾於紀元前第六世紀統治了此一古國達三個世紀之久。紀元前三三一年，大留士王朝被亞力山大帝滅亡之後，希臘王朝統治阿富汗將近十年。嗣經匈奴、蒙古、突厥等外族的侵略，使阿富汗蒙受一個長期的災禍。紀元六五九—六六一年，阿富汗曾被唐朝統治過短暫時期，為中國開闢一條通往西域的著名「絲路」（Silk Route），有助於發揚中國古代的文化。第七世紀時期，阿拉伯人勢力崛起，擊敗了阿富汗具有勢力的薩珊尼人（Sassanians）。第八世紀翁米亞哈力發（Omeyyad Khaliphate）時期，阿拉伯人勢力擴至波斯及阿富汗疆域，到了第十一世紀阿拔斯哈力發（Abassid Khaliphate）時期，阿拉伯勢力達於顛峯狀態，其最大的成就是將伊斯蘭文化傳播於這個古老國家，而使其人民的信仰由多神教改奉為一神的伊斯蘭教（Islam），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

第十九世紀開始，阿富汗成為英俄兩大帝國的角逐目標，英國為防止帝俄南侵而獲得暖水港的野心，乃於一八三八年由印度大舉進犯阿富汗，當時穆哈默德王（Dost Mohammad I）遂下令軍民誓死抵抗，經過三年長期戰爭之後，英軍因遭到阿富汗的奮勇抵抗，卒於一八四二年不支而退。從此穆哈默德王威名大震，在位十八年之久，博得其國人之擁戴。阿富汗人為表示對這位賢君的崇高敬意，曾贈以「阿富汗大帝（The Great Emir）」的榮銜。

穆哈默德王逝世後，其子阿里（Shere Ali）繼位，阿富汗國勢大衰，但仍與大英帝國保持友好關係。詎料英國又於一八七八

年捲土重來，英阿戰爭二度爆發，結果阿京喀布爾（Kabul）被英軍攻陷。阿里王在英軍入侵前曾逃往阿國馬扎爾省（Mazar），不久死於該省。其子雅古布（Yacob）繼任王位後，遂於一八七九年五月被迫與英國簽訂甘達瑪克條約（Treaty of Gandamak），阿富汗同意英國駐節於喀布爾京城，並接受英國對其外交政策所提供之意見，此不啻喪失了阿富汗的外交自主。在這種情勢之下，帝俄不得不於一九〇七年宣佈阿富汗在其勢力範圍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阿富汗王阿曼努拉（Amanullah Khan）平亂奏功，乃宣布阿富汗完全獨立，對外採取中立，不受任何強國所干預。這項聲明顯然破壞了甘達瑪克條約，而於一九一九年又引起了第三次英阿戰爭。由於英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優勢，結果使阿富汗獲得了真正的獨立，並與英國及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

阿曼努拉王勵精圖治，積極展開社會改革運動，解除宗教上的多妻制度及婦女面罩陋習，不料引起了頑固派宗教及部落首領們的反抗，而導致了武裝的叛亂。一九二〇年一月，喀布爾被叛徒所圍困，阿曼努拉王被迫逃亡義大利。叛徒首領巴克哈（Baccha）佔領喀布爾達九月之久，卒被阿曼努拉王堂兄納迪爾汗（Mohammad Nadir Khan）所驅出。納迪爾汗繼承王位後，不幸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刺殞命，其子扎希爾（Mohammad Zahir）繼位。

新王扎希爾年紀尚輕，故由皇叔哈希姆汗（Hashim Khan）、穆赫穆德（Shah Mahmud）及瓦力汗（Shah Wai Khan）三人輔理國政。一九五三年，扎希爾王表兄達烏德汗（Mohammad Daoud Khan）出任內閣總理，綜攬國家大計，三皇叔的大權隨之旁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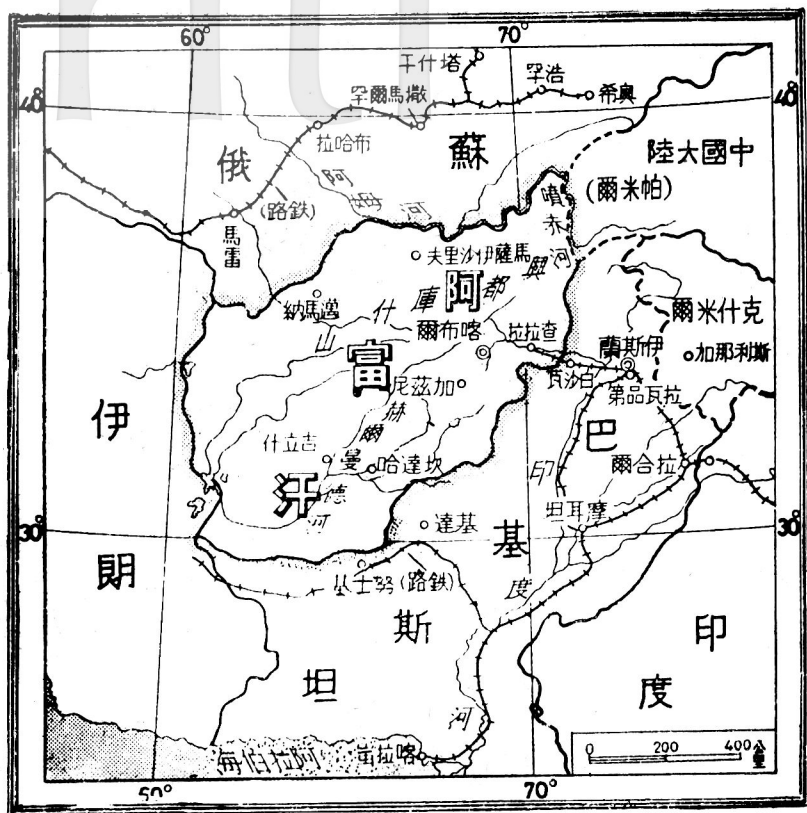
達烏德總理為謀求汲取英蘇兩國的軍經援助，曾擬訂一項五年計劃，並經阿富汗國會通過，同意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這項決議案未提接受美國軍援，因為華盛頓事前曾拒絕阿富汗政府提出的軍援要求。達烏德內閣一面利用蘇聯的軍援增強其軍事力量，一面致力於政治與社會的改革；但因未能提出確切實行民主計劃，招致一般智識青年的不滿，故於一九六三年憤然辭職。

尤素福博士（Dr. Yusuf）繼任總理，這在近代阿富汗歷史中首次出現平民出身的政治領袖。這位新總理首先提出一項君主立憲計劃，新憲法是由智識份子所草擬，而以伊斯蘭教為國家最高準繩，並以仿效西方民主制度為基礎。這部新憲法草案曾於一九六四年獲致國會通過。扎希爾王權對外仍以爭取蘇聯援助為優先，故於一九六五年曾與蘇聯簽署一項「中立互不侵犯條約」，為期十年，屆滿後又續延長。同年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恢復外交關係，兩國曾因邊界種族糾紛而於一九六一年斷絕邦交。

尤素福內閣執政期間，儘管在內政外交方面有所進展，可是國家經濟仍處在萎縮之中；而文化方面尤為落後，全國文盲比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自然會招致智識青年的不滿。前總理達烏德野心勃勃，趁國王扎希爾出國機會，突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發動不流血政變，篡奪了阿富汗王權，廢除了一九六四年頒發的憲法，且將國號改稱為阿富汗共和國（Republic of Afghanistan），

達烏德自命為國家元首，並兼任總理、外交及國防部長各要職。一九七七年新憲法公布後，達烏德出任阿富汗第一任總統。

三 政治情勢



阿富汗政變之分析

阿富汗種族甚繁，政治情勢異常複雜，自古以來，即為多變多亂之邦。近代以來，由於阿富汗地處高原，交通閉塞，地下資源無從開發，聯合國稱之為世界上最為落後的地區之一；更由於北鄰的蘇聯虎視眈眈，數十年來，阿富汗一直陷於動盪不寧靜的狀態裏。

先就交通與經濟而言，阿富汗土地約有二十五萬平方英里，人口號稱兩千萬之眾；但交通阻梗，全國無鐵路建設，僅有幾條公路，係由美蘇兩國協助興建。阿富汗公路共有兩條幹線，長約一千五百五十英里，一條起自阿喀喀爾通往北部蘇聯邊界的希爾汗（Shir Khan），這條公路經由古時著名的「絲路」——印度庫什（Hindu Kush），並穿過兩英里長的大隧道而直達終點，此一隧道使全程距離縮短了一百二十哩。另條是由喀布爾通往東部的巴基斯坦白沙窪（Peshawar），並向南延伸至坎達哈爾（Kandahar）而以伊朗邊界附近的希拉特（Herat）為終點。這條路線適為古時亞力山大帝東征所經之路，如今已成為阿富汗富有經濟價值的重要交通線。

由於交通阻梗的影響，使阿富汗的巨大經濟資源無法開發，而僅有大量的天然煤氣可資挹注，每年產量可達四十萬立方公尺，其中絕大部分都經一條煤氣輸送管運往蘇俄，作為償付蘇聯債務及進口貨物的價款，^①其他的少部分也經由巴基斯坦出口。

次就種族語文而言，阿富汗種族主要是由巴什圖人（Pashuns）、吉勒塞人（Ghilzais）及塔茲希克人（Tadzhiks）或稱巴爾澤萬人（Parziwans）混合而成，其他則有哈薩拉人（Hazara）——成吉思汗的後裔。巴什圖族人是各大種族的最大者，集中住在阿富汗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吉勒塞人也是居住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相毗連的地區，被認為是土耳其人的族系，與居住在北方與蘇聯毗鄰的烏茲貝克人（Uzbeks）同屬一個家族。塔茲希克人含有波斯人的血統，居住在中部及西南部平原地區。在西北地區則有一夥「美髮之稱」的居民，據傳是歐洲人的後代。至於信仰與語文方面，憲法明文規定伊斯蘭教（Islam）為阿富汗國教，巴什圖及波斯文（Pashtu and Dari Persian）為官方語文（屬於印歐語系—Indo European languages）。阿富汗種族問題如此複雜，使其在古時就變成了一個多變多亂之邦；而其國王之中被刺者屢見不解，但尚未見有如今日達烏德全家遇害之慘狀！

再就阿富汗與蘇聯關係而言，自從英國勢力退出阿富汗之後，由於美國鞭長莫及，蘇聯勢力則乘虛而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為了控制此一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即曾一面以經濟援助手段來榨取阿國之天然煤氣資源，一面以武器裝備阿富汗軍隊，使其在軍事上必須依附於莫斯科。據最新資料顯示^②，阿富汗總兵力共十一萬人，其中陸軍十萬，空軍一萬人。陸軍方面包括三個裝甲師，十個步兵師，四個砲兵旅及三個砲兵團；另有俄製T三四、三六、六二各型重戰車七百輛，輕戰車四十輛，以及各種大砲五百門。空軍方面則擁有七個戰鬥機中隊，三個轟炸機中隊；作戰飛機共有一百八十四架，包括俄製二八型伊留申噴射機及米格一七、二一型戰鬥轟炸機；另有俄製薩姆二式地對空飛彈佈置在阿境內各重要基地。此外，莫斯科且為阿富汗訓練大批青年軍官。使其能自行操作俄製新式武器。阿富汗在莫斯科的嚴密控制下，親俄的青年軍官們當可隨時發動軍事叛變。

四 政變因素

這次阿富汗的流血軍事政變，據叛軍首領的指控，完成是由於達烏德政權的「偏私、壓榨、剝削及腐化」所造成。但是，任何

註① The Middles East and North Africa-1977-78 Economic Survey p.187

註② Ibid p.185

在莫斯科扶持下的政權，除非聽命於克里姆林宮，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是不可能的。達烏德政權自然不會例外。

分析這次軍事叛變的主因，不外內在與外在的兩種因素：

內在方面：自一九七三年達烏德奪取政權之後，隨即採取獨裁政治，着手組成所謂「中央委員會」，並將叛變有功的親俄派青年軍官及智識份子納入該會之內，但不久即被排擠盡淨，這定然會招致他們的懷恨。一九七七年，阿富汗政府宣布實行新憲法，達烏德被推為阿富汗共和的首任總統。這位前總統強調創立共和的主要目的，是在確保國家及全民的利益，尊重人類的自由與尊嚴，並解除違背人道的刑訊及種族的歧視。但新憲法規定國民大會（議會）代表的產生，祇由一個政黨——國民黨（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提名競選，其他親俄的「民主平民黨」則被禁止活動。無疑地，更觸怒了該黨領袖塔拉吉及一羣在俄受訓的青年軍官們。

近數月以來，阿富汗軍中呈現了不穩定的狀況，反達烏德的空氣非常濃厚，特別是青年軍官們。上（四）月十七日，阿富汗的一名共黨首領吉比瑞（Akkbar Khyber）突遭暗殺，共黨指控純為國防部長拉蘇里將軍（Gen. Ghulam Haider Rasuli）所唆使（該部長政變時畏罪自戕），而達烏德政府故意不緝捕兇手，才引起了共黨與左傾份子的羣起騷動。政府為了安撫這羣暴徒，錯誤地准許一萬五千名騷動的羣衆參加吉比瑞的宗教葬禮，而且聽任他們在喀市遊行示威。葬禮完畢之後，警方又逮捕了暴亂的共產黨徒多名，使示威羣衆在共黨煽惑下更變本加厲。於是，不到廿四小時，親俄的阿富汗空軍副司令卡迪爾中校即發動武裝叛變，一舉推翻了達烏德政權。

在經濟方面，達烏德政權曾擬訂七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目的在於吸引美俄的大量援助，以開發阿富汗的地下資源，企圖使此一落後國家逐漸走向現代化；但由於缺少鐵路運輸工具，即或資源開發成功，也無法將礦產輸出國外。阿富汗經濟落後，國家以農業為主，佔國民總收入的半數，國家輸出的五分之四，惟因缺乏水利設施，不時發生旱災，一九七〇及七一年的大旱災，使農產品及畜牧業損失慘重，達烏德政權一直未能作有效之對策，於是引起了農民的普遍不滿；再加上人民智識水準低落，國民收入有限，文盲比率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國民所得估計僅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三十美元^③，全國祇有大學兩所，在此愚貧交迫情況下，達烏德政權束手乏策，導致今日的敗亡命運。

外在因素：當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阿富汗政變時，據傳曾有莫斯科的背景；這次流血政變，也不無蘇聯勢力的介入，其中理由之一，是因為在政變的成功之後，布里茲涅夫及柯錫金二人都馳電政變首領塔拉基祝賀，這是根據五月四日蘇聯塔斯社的報導。

註③ The Financial Times, Nov. 27, 1976 "Afghanistan enters the railway age" By Andrew Whitley.

另一個理由是，達烏德一九七三年奪取政權之後，克宮領導階層期望達烏德政權能採取親俄路線，勿再趨向於美蘇雙重外交，因此，當時國際外交家恐懼政變後的阿富汗或將變成蘇聯的衛星國。相反地，這位前總統當時却曾主張「民族主義」為最優先，對外則不分東方集團或西方集團，只要繼續對阿富汗提供援助者一律視為友好國家。本此原則，達烏德政權不但與兩超強保持友好關係，同時與鄰邦巴基斯坦修好，達烏德與布托且於一九七六年互相訪問，雙方達成協議不再利用大眾傳播工具互作敵對性的攻訐。故當巴基斯坦於一九七七年大選發生暴亂時，阿富汗電台保持緘默不對布托政府作任何抨擊；而巴基斯坦也曾對阿富汗的災民提供糧食援助。在另一方面，伊朗國王巴勒維為制衡蘇聯對阿富汗的影響力，曾同意提供二十億美元在阿國境內興建一條長達一千八百公里的鐵路（阿富汗與伊朗及巴基斯坦相連）^④。達烏德為加強與埃及的友好關係，曾應沙達特之邀而於四月六日訪問開羅三天，距離這次政變不過三週。

五 政變影響

儘管阿富汗新政權宣布了「獨立、民主、逐漸開發及絕對中立」政策，並保證尊重「國際承諾」，可是一般觀察家仍認為新政權帶有共黨的彩色，故使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巴基斯坦、伊朗對此都深表憂慮。

令華盛頓官員就憂的是：如果阿富汗的傳統「不結盟」政策發生任何變化，都會使此一地區因種族仇視及邊界紛爭而越易掀起動亂；如果阿富汗不幸被赤化，則將使莫斯科指向波斯灣的龐大石油資源及富有戰略價值的印度洋通路更為接近，這將使西方在中東及印度洋勢力遭受重大的威脅。

同樣地，巴基斯坦乃至印度也都就心阿富汗政局的轉移，恐將增強蘇聯在南亞的影響力，並且加深此一次大陸原有的種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危機。

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兩國存有邊境領土及種族的紛爭，數十年以來，兩國之間即曾為居住在雙方邊境的帕坦族人或巴什圖族人（Pathans or Pashtuns）問題而發生糾紛。雙方的帕坦族人希望能獲得自治或獨立；但巴基斯坦則強調，居住在其境內的帕坦族人分離運動乃是受到阿富汗的直接鼓勵，並間接受到莫斯科的影響與支援。

阿富汗的政變，對於鄰近的伊朗也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德黑蘭政府擔心，阿富汗的急劇變化，將使國際共黨勢力增強，也愈使

伊朗感到日益不安。伊朗國王巴勒維在阿富汗政變後對記者表示^⑤，倘若巴基斯坦因種族問題而被分割，則「此一地區的地緣政治將整個爲之改觀」；而伊朗東部邊界也將面臨一種新的不利情勢，所以他不願見到阿富汗的分割局面出現。巴勒維的內心疾苦可以想見。

最近幾個月以來，伊朗境內不斷發生暴動，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加以鎮壓，結果已造成數百名的傷亡。目前情勢更形嚴重，暴亂已擴至德黑蘭京城。據德黑蘭美聯社五月十三日報導，約有兩百名示威羣衆，打着共產黨的旗幟，散發反政府傳單，高喊「伊朗的勞工大衆及共產黨的鬥士們」一致起來推翻政府。這羣共產黨暴徒竟敢在首都所在地從事反政府示威運動，顯然受到了這次阿富汗政變的鼓勵。

巴勒維國王憤怒地說：「伊朗政府軍將繼續增強其捍衛國家安全的力量，每一個愛國的伊朗人絕不容許這個國家變成『伊朗尼斯坦』（Iranistan）。」

這位國王並未進一步解釋「伊朗尼斯坦」的意義。但若干外交家相信，巴勒維引用此一字眼的含義有二：一是喚醒其國人嚴防蘇聯將伊朗變成一個類似「蘇維埃土耳其米尼斯坦共和國」（Soviet Republics of Turkmenistan）或「蘇維埃卡薩克斯坦共和國」（Soviet Republic of Kazakhstan）的附庸（這兩個傀儡共和國位於鄰近伊朗的北部邊界）；另是促使其國人注視「過去蘇聯企圖分割伊朗的詭計」^⑥。

六 展望

從歷史文化與傳統的政治背景看，阿富汗是個封建而極爲保守的社會。如果遽加判斷，且認爲喀布爾新政權是傾向於共產主義路線，似乎猶嫌過早。

國際間對阿富汗新政權的動向，多注視四大問題之發展：第一，阿富汗新政府是否會破壞其歷史傳統，而成爲莫斯科的衛星國？第二，蘇聯是否將保持此一地區的安定，抑或試圖挑起此地區的種族分離運動，以達成其攫取阿拉伯灣溫水港的目的？第三，阿富汗新政權是否願與巴基斯坦與伊朗保持友好關係，抑或燃起與這兩個鄰國的種族的紛爭？第四，阿富汗對於美國的未來關係又將如何呢？

關於第一項問題，目前在蘇聯境內有三個小亞細亞傀儡共和國與阿富汗爲鄰，而其居民中有少數散佈在阿富汗的邊境，由於雙

註⑤ The Japan Times, May 15, 1978 "Iran Won't Be Changed Into Soviet State: Shah"

註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y 15, 1978 "Meaning of the Latest Coup in Afghanistan"

方居民種族相同，相互間時有往還，但居住在阿富汗北部地區的帕坦人（Pathans）、塔吉克人（Tadjiks）、烏茲貝克人（Uzbeks），在過去數十世紀中，曾不斷抵抗俄國文化的侵襲。二十世紀初葉，蘇聯曾以血腥般的野蠻手段征服了中央亞細亞一帶的回民主權，例如，巴克哈拉王（Ruler of Bokhara）曾於一九二一年逃往喀布爾，一九五六年卒於該地。俄共迫害伊斯蘭教的史實，使阿富汗人永遠懷恨在心。因此，阿富汗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關於第二項問題，當達烏德總統執政時期，莫斯科方面曾在南亞保持一段安定時期，不但不促使達烏德政權對巴基斯坦發動種族鬥爭，反而聽任這兩國之間的攜手合作，因為當時的布托總理、甘地總理及達烏德總統都是傾向蘇俄路線。然而，今日南亞次大陸的情勢迥然不同，布托及甘地夫人下台之後，現在巴基斯坦當權者蔡雅將軍（Gen. Zia）及印度秉政者德賽（Morarji Desai）都是走親西方路線，尤其蔡雅將軍曾在美接受兩次訓練，對美國人特別存有好感。莫斯科在南亞的勢力式微之下，很可能鼓勵阿富汗新政權試圖在與巴基斯坦邊境製造種族爭端，以便粉碎此一脆弱的安定地區，而達成其攫取阿拉伯灣溫水港的最終目標。不過，巴基斯坦的國勢，現已日益強盛，一旦有事，相信蔡雅將軍在美國支援下，當可擊敗任何來犯的敵人。

第三項問題是核心的所在，也是世人所最關注的問題。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國，在地理上，是密不可分的；在歷史文化上，三國也有同樣的背景，一致信仰伊斯蘭教，並操着同一系統的語文。當過去達烏德秉政時期，伊朗國王巴勒維曾允提供二十億美元作為興建鐵路之用，惜因政變而未能實現，巴基斯坦乃至印度在阿富汗大旱災時撥糧搶救災民，狀至感人！尤為重要者，巴基斯坦為使阿富汗進出口貨物暢通無阻，更提供了陸上交通及港口的一切便利；換言之，阿富汗係一內陸國家，如果沒有巴基斯坦予以交通上的協助，則其經濟必將陷於窒息的絕境。至於種族分離問題更為嚴重，巴基斯坦的西北省邊界及南部的巴魯齊斯坦省（Baluchistan）均與阿富汗毗連，而兩國邊界的居民都是同一的帕坦人及巴魯齊人（Pathans and Baluchis），這兩族人早已有意組成一個自治邦或獨立國；另一方面，在伊朗與阿富汗邊境居住的巴魯齊人也打算採取同一的行動。這種分離主義運動，無疑地，乃是受到阿富汗的直接鼓勵，也是間接受到莫斯科的蠱惑。這種種情勢的未來發展，將取決於喀布爾新政權的政策，如果新政權能够真正實行『中立與不結盟』的路線，而且能與其鄰邦和平相處，則種族分離主義者及邊疆衝突問題，當能迎刃而解，至少可望獲得一時的緩衝機會。

至於華盛頓與阿富汗之間的關係，依照美國的援外法案規定，凡是共黨國家都不能獲得美國的援助。阿富汗以前各任政府因採取『不結盟』政策，故已從美國獲得了五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援助（蘇聯則給予阿富汗十五億美元之經援）。⑦兩國的未來關係，也將視喀布爾新政權的對外政策如何為斷。